

历史
新读

原创文字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

CITY COMIC
城市漫画

肆

天下权臣宝典

猫腻 著



包裹在他最外面的是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，外衣下面是使人流泪的芥末，芥末下面是甜得发腻的奶油，奶油下面是苦涩无比的毒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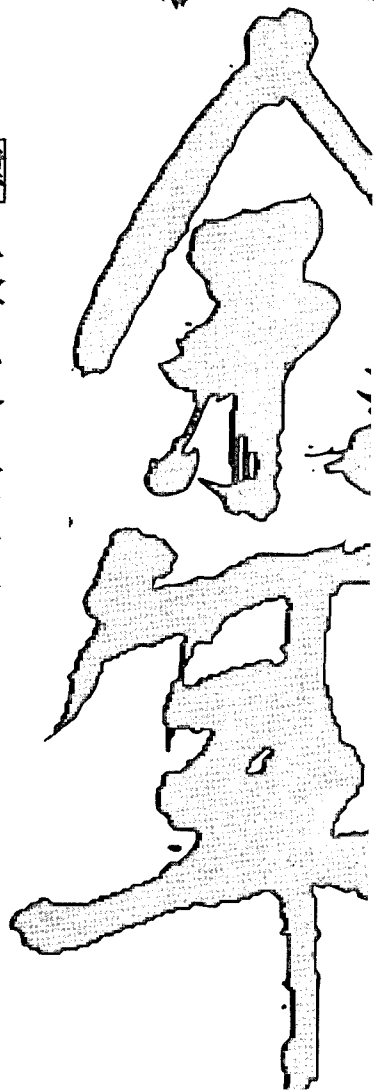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天下叔臣宝典

猫膩／著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庆余年：天下权臣宝典. 第4部/猫腻著.—北京：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，2008.7

ISBN 978-7-5057-2447-1

I. 庆… II. 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1171 号

书名	庆余年：天下权臣宝典. 第4部
著者	猫 腻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00 千字
版次	2008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447-1
定价	28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古今军

天下权臣宝典 第四部

第四卷 北海雾

第九十章 怎么又白了？ / 2

第九十一章 何来意闲闲？ / 6

第九十二章 走的便是女道士那一派 / 10

第九十三章 种田喝酒聊天便定了这天下

二十年 / 14

第九十四章 这世道，这女人！ / 21

第九十五章 关于殿前比武的假打与打假 / 27

第九十六章 一俯一仰一场笑 / 36

第九十七章 皇帝也八卦 / 40

第九十八章 接班 / 43

第九十九章 长亭古道丢手绢 / 52

第五卷 京华江南

第一章 初秋的收割 / 62

第二章 争道 / 66

第三章 家务事 / 73

第四章 这次第，怎一个忙字

了得 / 79

第五章 后宅荒唐事 / 89

第六章 九月里 / 97

第七章 马车上的天下，皇宫中

的豆苗 / 104

第八章 出宫做爷去 / 113

第九章 独一处 / 121

袁家军

天下权臣宝典 袁家军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章 | 处里来了位年轻人 / 125 | 第二十三章 | 宫里官外的青春 / 205 |
| 第十一章 | 整风！ / 131 | 第二十四章 | 靖王寿宴 / 212 |
| 第十二章 | 新风馆 / 141 | 第二十五章 | 出国留学好不好？ / 219 |
| 第十三章 | 她自重了，你变态了 / 144 | 第二十六章 | 新绣手帕要不要？ / 224 |
| 第十四章 | 戴公公的英明决定 / 155 | 第二十七章 | 抱月楼 / 229 |
| 第十五章 | 黑与白的间奏 / 162 | 第二十八章 | 桑文 / 236 |
| 第十六章 | 圣人？ / 168 | 第二十九章 | 范一掌 / 240 |
| 第十七章 | 宫中奏章惊风雨 / 176 | 第三十章 | 斗狠 / 244 |
| 第十八章 | 安之 / 181 | 第三十一章 | 拦街 / 248 |
| 第十九章 | 官前对峙 / 185 | 第三十二章 | 挡在马车前的昆虫小
细胳膊 / 253 |
| 第二十章 | 朝堂激辩 / 188 | 第三十三章 | 子有忧 / 259 |
| 第二十一章 | 杖责与人品 / 192 | 第三十四章 | 自古龟公出少年 / 264 |
| 第二十二章 | 黑夜里的明拳 / 196 | | |

古今集

天下权宝曲(第肆部)

- 第三十五章 跟我回家 / 269
- 第三十六章 抄楼 / 274
- 第三十七章 兄弟 / 281
- 第三十八章 家法 / 287
- 第三十九章 老范与小范 / 292
- 第四十章 流放 / 297
- 第四十一章 已经勾引彼同行 / 303
- 第四十二章 京都外的夜 / 310

古今事考

天下枚臣宝典(第肆部)

第四卷 北海雾



第九十章 怎么又白了？

上京的清晨在今天竟是显得如此热闹，使团门口一下子来了好几拨人，只见此时北齐官员与锦衣卫齐齐让开了一条道路，恭敬无比地半低下身子，对着那位“款款”行来的姑娘行了一礼：“见过海棠姑娘。”

海棠双眼惶忪，似乎是没怎么睡醒，双手还是插在花衣服的两个大口袋里，打了个哈欠，问道：“你们在这里闹什么？”

有位官员赶紧上来回禀道：“下官奉旨前来请南庆正使范闲大人入宫，但是范大人这位护卫却怎么也不肯通报。”

又有锦衣卫与鸿胪寺的官员上来报出来意，总之都是要见范闲一面。

海棠微微一怔，她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两天里上京城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眼神里略有一丝惘然，说道：“为什么不通报？”

虎卫高达知道面前这女子看着像村姑，但实际上却是北齐的重要人物，更关键的是使团在上京的这几天，少爷经常与这位女子在街上逛，所以不敢怠慢，上前沉声说道：“大人昨日饮多了，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正在休息，不好打扰。”

海棠略沉吟少许后，轻声说道：“让我去看看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她便往使团的正门里走去。这些天她经常到使团来找范闲，所以使团的人早已经习惯了，见她迈步向里走去，站在石阶上的林文不由在眼中闪过一丝慌张，却也不敢拦阻。

高达却是一心护主，眉头一皱，手握住了长刀柄，拦在了海棠的身前，沉声道：“姑娘……嗯！”

最后的尾音变成了一声闷哼！

海棠没有出手，只是微微转了转身子，那双似乎永远懒得离开地面的

布鞋，沙沙响着，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人已经到了高达的身后。

高达蕴积许久的真气在这一刻找不到了宣泄的渠道，双肩微微一颤，眼中精芒暴盛。

海棠微笑着，回身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那张平常无奇的脸上闪现出一丝莫名的神采：“我和范闲是朋友，想来他此时会愿意见到我。”

她的手掌将将落到高达肩上的时候，一道柔和至极的暖流递了过去。

高达缓缓闭上双眼，右手虎口用力，长刀在身旁扑棱棱响着一转，狠狠地戳入了脚畔的石地板中，碎石微乱，刀尖入地三寸有余！

在这一照面间，高达虽然身手极其高明，但依然及不上海棠的境界，更何况对方的身份有些特殊，所以竟是没有办法出招，便吃了个闷亏。

高达知道拦不住海棠，却也不肯让屋中的“少爷”单独面对海棠，所以黑着一张脸，转身跟在那个摇啊摇的身影后入了院子。

后方北齐的官员锦衣卫识趣地没有跟上，只要海棠姑娘确认一下范闲究竟在不在房中就成了，自己这些人何必去冒险。

“海棠姑娘早安。”端着淡盐水、手拿“微型狼牙棒”的王启年满嘴沫子，出现在海棠必经的庭院长廊之上，这位范闲的心腹见过海棠几面，也算熟悉。

海棠微微一笑，知道对方是来拖时间的，却也并不着急，说道：“王大人手上那是什么？”

王启年将“微型狼牙棒”从嘴里拿了出来，伸到海棠的面前，呵呵笑着说道：“我家大人发明的牙刷。”

“牙刷？”海棠微微一怔，说道，“刷牙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为什么不用杨柳枝？”

“因为这家什好用，软和，刷得细腻。”王启年讨好道，猛然发现将与自己的臭嘴接触过的牙刷搁在海棠姑娘的面前，是件大不敬的事情，赶紧收了回来，连连请罪。

海棠满面苦笑，摇了摇头，往里走去。王启年将碗和那家什扔给下属，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，快四十的人了，跑得比兔子还要快些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海棠姑娘聊着天，又道范大人昨日饮酒过度，

这时候只怕还在歇息，姑娘待会儿再来如何？

其实所有人都清楚，这大清早的，海棠忽然出现在使团，当然不可能仅仅是路过，她是一定要看见范闲的。

……

行廊远处，出现一个穿着白色衣衫的身影。海棠有所触动，转头望去，眼瞳里不由弥漫出一丝寒意：“原来是云大才子。”

言冰云看得出来这位苦荷的关门弟子心情不大好，他虽然已经被锦衣卫放了出来，但一向小心地潜居在后宅，就是不想刺激到北齐的官员百姓。他入狱之前，正是海棠回到皇宫的时候，也曾经以云大才子的身份见过一面，今日与海棠再次照面，不免有几分尴尬，沉默地退了回去。

看着面前那扇紧闭的木门，海棠的眉头皱了皱，伸手去推。

她是位姑娘家，虽然大家都知道她与范闲有几分交情，但是就这般去推门，不免也有些不合礼数。王启年唬了一跳，便要去拦在门前，但是他的轻功虽是极好的，旁的本领与这位天之娇女却有十八层天的差距，一道劲风拂过，那木门便吱呀一声开了。

王启年的额头掉下一滴冷汗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。

海棠静静地看着屋内那张大床，忽然开口说道：“王大人，你退下吧。”

王启年没有动。

一个略有些疲惫，又有些寒冷的声音从屋里传出：“王启年，你退下。”

王启年深吸一口气，眼中现出一抹喜意，马上恢复平静，躬身道：“是，范大人。”

……

海棠轻迈莲步而入，身后木门无风而闭，她似乎并不怎么意外，也不怎么着急，从桌上取过茶壶，往杯里微倾了杯冷茶，浅浅啜着，然后坐到了那张大床旁边的圆凳上。

大床之上，锦被之中，脸色略有些苍白的范闲双眼微含笑意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坐在自己床边的村姑，片刻之后，说道：“你就准备一直这么看下去？”

海棠伸手掌掩住嘴唇，打了个哈欠说道：“如果不是太后请我来瞧瞧，

你当我乐意大清早地来看你的丑态？”

范闲笑着说道：“对于自己的容貌，虽然我不是很喜欢，但也知道与丑这个字没有什么关系。”他低头向怀中看了一眼后说道，“我相信，她也不是个丑人。”

在大被之下，范闲拉开衣襟的赤裸胸膛上，正伏着一位长发如黑瀑般的柔媚女子。

“喝花酒喝了一天一夜。”海棠似乎看不见他怀中的女人一般，又打了个哈欠，“也不算什么很漂亮的模样。”

“你就准备一直这么看下去？”

“我看范大人似乎没有阻止我观看的意思。”海棠微笑道。

终究还是范闲窘了起来，说道：“烦请姑娘暂避一二，也好让我怀中这位姑娘穿好衣衫。”接着平静地说道，“姑娘可以不用给我面子，但总要给姑娘面子，女人，何苦为难女人。”

……

那名歌妓收拾好后，犹有不舍地回头望了范闲一眼，那目光中带着微怨微羞微媚，不由得让范闲在心中大赞她的演技。歌妓又略带一丝敬畏地向海棠行了一礼，便拉起裙裾的下摆，小碎步退出房去，只留下了海棠与范闲两个人。

范闲依然躺在床上，双手搁在脑后，毫不在意自己赤裸的上半身被海棠瞧了个精光。

海棠也真是位妙人，既不故作羞态，也不出言呵斥，就像床上那位年轻男子是块木头般视若无睹，直接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这两天，上京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范闲微微一怔，片刻后却笑了起来：“算了，我也懒得与你做这些言语上的功夫。我既然身在上京，哪里有不知道的道理。上杉虎这次亏了一批下属，肖恩也被你们杀了，相信你的老师一定会很开心，恭喜姑娘，贺喜姑娘。”

海棠静静地望着他，那目光中的压迫感越来越强，但范闲却像是感受不到丝毫，犹自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，所以为了避嫌，只好把自己关在使团里两天，我相信姑娘能理解。”

海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是先前在庭院间，借着王启年的拖

延，她已经给了范闲足够的时间，谁也不知道海棠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。

既然范闲在使团里，海棠也知道再问不出什么，眼前这个看似清美的南方年轻官员，实际上是位行事滴水不漏的人物，自然不会被自己捉住什么马脚。

她站起身来，双手插在大口袋里，忽然饶有兴致地看了范闲赤裸上身两眼。范闲暗运霸道真气，那张清美的脸很应景地红了起来。

“脸红什么？”海棠笑咪咪地问道。

“容光焕发。”范闲忽然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，一天两夜的精神损耗，让他的面色又马上变得煞白。

“怎么又白了？”

范闲深吸一口气，微笑道：“春宵令人苦。”

第九十一章 何来意闲闲？

“不是春宵苦短吗？”

“太长也是苦处。”

……

“你做的牙刷……我要一个。”

范闲愣住了，没有想到她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，苦笑：“据我所知，秀水街上也有卖的。”

海棠微笑道：“没你做得好。”

“谢谢夸奖。”

“没有想到你这位权贵子弟，居然愿意将心思放在这些地方。”海棠看着范闲，似乎是想重新审视这个人。

范闲缓缓闭上眼睛，说道：“关于我，你了解得显然还不够多。”

海棠沉默片刻后说道：“不过我只了解太后寿诞之后，你就要回国，你答应我的事情，怎么办？”

范闲眼皮根本懒得抬一下，说道：“等我睡好了，再来找你聊聊。”

海棠皱眉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范闲忽然睁开双眼，说道：“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所以不想多聊。”

“告辞。”海棠第一次见到范闲表现出这种冷淡的神情，却没有丝毫反应，干脆利落地离房而去。

范闲躺在那张大床上，明明已经困极，却是始终无法睡去，脑中一片混沌，没有足够的时间，他根本无法消化掉昨夜的所闻所感。他睁着那双明亮的眼睛，看着床顶的绣帐，目光似乎是想穿透房顶而去，直破九天层云，投射到最遥远的天空上。

既然确认了范闲是留在使团之中的，那么在燕山绝壁之上想救走肖恩的，究竟又是谁呢？这个疑问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。

狼桃、何道人、沈重坐在三把椅子上，眉头都皱得老紧。昨天白天，他们联手将范闲与肖恩逼下悬崖之后，锦衣卫就开始在上京城外进行秘密搜索，不料一日一夜过去，竟是没有半点成效，而晨间，当众人终于忍不住，请宫中帮助强行闯入使团时，却赫然发现范闲好好地坐在床上！

“难道不是范闲？”何道人本就苍白的脸愈发地白了，他大腿上染着的毒虽已清除，但也损耗了不少真气。

狼桃闭目道：“那个人一定是范闲，擅长用毒、用针、小手段，除了他还有谁？”

何道人皱眉道：“可是那个人长的与范闲不一样。”

狼桃睁开双眼说道：“人是可以伪装的。”

狼桃的身份特殊，所以他说出话来，众人也不好多加置疑，但事实是，范闲此时好端端地在使团里，如果摔下悬崖的是他，又怎么可能保持身体完好？除非他是神仙。

此时沈重不免有些怀疑起狼桃的判断来，但表面上依然像个富家老翁般慈眉善目，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范闲，因为与上杉虎勾结的就是南人，只有南人才会对这件事情知道得如此清楚，不可能是东夷城的那些高手。”

看见何道人不赞同地摇了摇头，沈重呵呵笑了起来：“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别的人。”

“除了范闲还能有谁？”狼桃沉声说道。他本来就不喜欢与这些特务头子打交道，如果不是这次的事情牵涉到肖恩，他根本就不会出宫来帮助锦衣卫。

沈重看了狼桃一眼，满脸微笑地说道：“狼桃大人，南庆也是有很多

高手的，至于手法问题……我想大人也应该听说过，陈萍萍的身边，一直有个叫影子的刺客，只是没有人看见过他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手法与行事风格。范闲既然是监察院的提司，那他与那位影子的手法应该有些关联……如此说来，在绝壁旁出手的除了范闲，也有可能是那位影子。”

影子是陈萍萍的贴身护卫，虽然没有谁看见过，但是身为北齐特务头领，沈重自然知道有这样一个存在。

“是谁都无所谓。”何道人吐了一口浊气，“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要确认肖恩死了没有。”

“肖恩死了。”

狼桃很平淡地说道。当全身黑衣的范闲攻出来救人时，他回手一弯刀已经戳入了肖恩的胸腹，他很自信，挟在刀尖上的劲气在那一瞬间就断绝了肖恩的生机。

沈重微笑道：“如此就好，国师与太后一定会很满意，沈某在此处谢过二位大人。”

……

就像上千年来的每一天一样，太阳又一次将要沉下上京西面城墙，微有暑意的风儿绕着有些发蔫的树叶，打着旋从人们的身体上飘过。

入夜后，风会渐渐地凉下来。

范闲披着件单衣，站在使团后院的一棵树旁，双眼微眯，看着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。在这个天时里，本不用再加单衣，但是他身体过于疲乏，所以有些畏寒。

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信纸折好，没有像往日一般用掌力震成碎雪一片。这并不是院里来的密信，只是一封普通的家书。

信是婉儿写的，虽然家中的消息一直源源不断地传到北方，但这却是范闲第一次收到妻子的信。想来她在家中也等得有些心焦了。宰相岳父下台，大宝已经接到了范府，若若一如往常般清淡，似乎没有被婚事的传闻所扰，父亲忙于朝政，这都是家书里的内容。

信末没有写什么相思意，也没有催促某人的行程，只是留了几个散句：“夏夜风亦止，辗转梦偏伤。知君不日归，青丝复添长。小别才几时，念君如三日。何来意闲闲？埋首书中去。”

念君如三日，昨日，今日，明日。

范闲微微一笑，感受到信中的淡淡记挂，与那女子难得的疏朗心情，略感安慰。这些日子他忙于诸多阴谋事，不免有些淡了对家中女子的思念，偶尔想起，也会生出愧疚来。

他与海棠约好了后日相见，不知为何，此时的他，对于这次相见竟有些期盼。

这绝对不是男女间的问题，只是一种很纯粹的期盼。范闲想找个人说话，更准确地说，在经历了与肖恩的对话之后，他需要倾诉……却无处倾诉。

这种很古怪很奇妙的感觉，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。

在庆国京都那个雨夜，在那个箱子被打开之后，范闲本以为自己不会再寂寞了，毕竟这个世界上有那个女子无处不在的气息与痕迹。但是此时他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自己依然寂寞，因为那个女子毕竟已经杳然无踪。

“肖恩说得对，我确实是个无情的人。”范闲在心里想着，摇了摇头，往厢房里走去。

……

室中只有范闲、言冰云、王启年三个人，这是监察院内部在上京的最后一次会议。言冰云静静地望着范闲，说道：“范大人，问出来了么？”

这是范闲早就已经想到的局面，自己利用了监察院与信阳方面的所有力量，才得到了那般绝巧的“死境”，身为庆国官员，众人自然十分迫切想知道肖恩嘴里的秘密是什么。

他皱了皱眉头：“我出手晚了，肖恩死了。”

言冰云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，却马上恢复了平静，摇头叹道：“谋划日久，却始终没有成果，实在可惜。”

范闲微讽道：“老跛子搞了三十年都没有问出来，你以为我是神仙？”

他在与言冰云的交谈中，时常刻意地称呼陈萍萍为老跛子，这是一种很莽撞，甚至是手法很拙劣的威吓，但对付言冰云这种冰雪聪明的人物，往往越鲁莽的手法越比较管用。

他回过头对王启年说道：“准备回程事宜。”

王启年沉声应道：“是。”略顿了顿后，皱眉问道，“大人，昨日留在房里的那个冒牌货怎么处理？”

范闲知道他这是想杀人灭口，心里有些不适，说道：“自然是带

回去。”

言冰云不赞同地摇摇头：“万一被北齐人发现了怎么办？”

“被发现了怎么办？”范闲盯着言冰云的脸，嘲讽道，“当然是凉拌。你被关了一年，这胆子也小了许多。”

言冰云与王启年对视一眼，发现范闲今天的心情有些问题，于是很默契地闭嘴不说。范闲看了二人一眼，忽然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你以为海棠没有看出来？只不过她拿我没办法而已。”

王启年接着请示回国的行程安排。范闲略一沉默后，缓缓说道：“太后寿宴一过，我们马上启程，我……有些想家。”

第九十二章 走的便是女道士那一派

王启年领命，正准备出门去安排，同时与林文林静二人商议一下，毕竟此次回使的使团中，还有位身份尊贵无比的公主，却听着范闲忽然说道：“来时路上我们准备的那些马，你要处理干净，不要给那些农夫带去别的麻烦。”

言冰云没有参与最之前的计划，所以听不大明白。

王启年看了范闲一眼，范闲摆摆手，他便推门离开了。言冰云的眉头挑了挑。

三个人，做了三个动作，里面自有含意。范闲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在我面前，你何必忍得这么辛苦？”

言冰云没有笑，只是有些缓慢地举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，带着一分下属应有的恭敬说道：“提司大人既然不想我知道，即便我再好奇，也没有必要发问。”

范闲没有考虑太多，直接说道：“这只是最初的计划，既然已经抛却不用，当然要把屁股擦干净。”然后他用很简单的语言，向言冰云做了一下解释——范闲从刚入春的时候，就在京都寻找到了一位与自己容貌有些相似的监察院年轻官员，然后一直养在“深闺”。在最初的计划中，这位伪装者应该在从北齐回国的路程上发挥作用，让他冒充范闲随使团南下，而掩护真正的范闲留在上京中，处理应该要处理的事情。

“你最开始准备单身留在上京？”言冰云皱眉道，“你要处理什么事情？”

范闲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陈萍萍要肖恩死，所以我准备留在上京杀死他，然后赶到国境线上与使团会合，免得肖恩死后，北齐人玩一招大变脸，将我们的使团宰了。”

言冰云问道：“你刚才和王大人说的沿途马匹是怎么回事？”

范闲笑了笑，解释道：“使团在京都出发之前，我已经请院中和内库的某些人物，帮忙在南下的道路上养了些好马，当然，这些马都是偷偷地养在保马户中的，想来不会惊动北齐的官府。”

“你准备在上京杀死肖恩后，便一路换马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边境线上？”言冰云唇角泛起一丝嘲讽之意。

“千里走单骑，难道有什么问题？”

言冰云叹了一口气后说道：“这是现实的世界，不是一本小说，如果按最初的计划，你杀死肖恩，北齐方面一定会关闭上京城，各州驻军也都会封闭南下的道路，你单人匹马，怎么可能回到南方？”

范闲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陈萍萍当年带了那么多人都能够杀回南方，我一个人有什么不行？”

“悍勇或许有之，但这计策总是有些愚蠢。”言冰云摇头道，“大人是院中提司，应当惜命惜身。而且就算北齐方面因为使团的离去而放松了警惕，你也不可能在这藏龙卧虎的上京城中刺杀肖恩。”

范闲自然不会告诉这个冰霜男子有关重狙的事情，毕竟现在五竹叔失踪了，箱子失踪了，长公主与上杉虎勾结了，小闲闲渔翁得利了，事情一变再变，计划已经变成了如今的模样。

明日复明日，便是后日，当然这是一句废话。

上京城中那条美丽的玉泉河畔青树丛丛，偶有北回的白鹭飞起。这里已经是河的上游，地近皇宫，禁卫森严，上京的百姓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些石子路上落脚。

范闲与海棠并肩走在河畔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废话，连绵数日的阴郁心情，此时在村姑的陪伴下似乎要好了许多。

说来也奇怪，海棠这位姑娘生得不怎么漂亮，风姿也不怎么绰约，气